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 
第四十四回 仿八陣圖黃昏遁甲 破兩門法白晝鏖兵

素臣料是賊人放火，夜間不敢奪門而出，急發開側首一層土壁，直躡出去。暗中覺被人用手臂一扛，素臣一手拉住那人臂膀；那人口中大喊：「有賊！」把素臣一臂拉住，才待上前廝拚，素臣急問：「你這人聲口很熟？」那人說聲：「奇怪！」就這話裡，一人執燭，幾個人各執棍棒，蜂擁進來，素臣與那人，四目相視，大笑一聲，放手不迭。不提防擁進來的數內，一人縮手不及，一棍正照素臣頂上劈下。素臣隨手一架，那棍折作兩斷，執棍之人虎口震破，叫聲：「啊唷！」往外倒退。那執燭的急喊：「這是文相公，是一家人！」那些擁進來的，齊喊一聲道：「原來是間壁店裡文老爺！小的們冒犯，該死！」且道那人是誰？一是個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見義必為，極有肝膽的人，又且與素臣總角之交，斷金之友，姓匡，名中，字無外。那執燭的，是他第一個得用家人匡義。無外急問素臣破壁之故；素臣急問眾人是誰人放火。眾人道：「是那邊燒火的潑了酒，引著了火，就透起屋來，燒掉了兩三間房子；救的人多，火已下去，多分就熄了。」素臣方才放心，忙答道：「小弟認是賊人放火，不敢奪門，發開一座土壁而逃；那知這壁是兩家合著的，卻跳入這邊來。」無外道：「弟睡中朦朧，被人聲嘈雜驚醒，忽聽牆壁直倒過來，連忙披衣而起，正值一人如猛虎一般跳過，弟隨手一格，再不料是素兄的臂膀！素兄者：「弟也夢裡不想著是吾兄，真是意外奇逢，五行有救了！且請問吾兄，因何至此？」無外道：「弟自去歲出遊，從姑蘇、鎮江抵南都，由江西至湖廣，復由江西轉浙江而歸。姑蘇的山水，不消說了，鎮江的金、焦、北固，南都的雞鳴、牛首、蓮花、棲霞，江西的大小孤山、石鍾、彭蠡，湖廣的黃鶴、鸚鵡、峴首、湘江、衡山、洞庭，歸舟則匡廬、鐵樹、滕閣、嚴陵、山陰、禹穴、西湖、靈隱，俱游了一遍。因眼界不甚空闊，今年正月望後出門，從乍浦出海，走登、萊、天津，直到遼東海中，及沿海的名勝，也看了許多，方覺眼界一空！此番從遼東起早進京，閱歷關塞險阨，領略皇都壯麗，昨日貪趕路頭，起更後才進這店。竟不知道吾兄下在隔壁，且問吾兄因何到此？」

素臣正待回答，只見解員、衛士們，俱從倒壁中過來道：「文父受驚了！聞說又遇著了鄉親，這裡王伙計說是極有本事的；不知可與俺們同路？」素臣道：「這位匡爺，與我至交，本事勝我；路卻不同，是進京去的。」衛士等大驚喜道：「莫說勝過文爺，只要合文爺一般，便再不怕甚歹人了！既與文爺至交，好歹勸這匡爺多送幾程方好！」素臣因把自己直言被禍之事，略述一遍。無外拊掌道：「這才是吾儒本領，遼東之謫，勝於烏台之擢多多矣！少刻沽酒，當為吾兄浮一大白！」素臣道：「斬直恨弟入骨，兩遭刺客，僥倖脫禍，前去危險異常；吾兄倘能助弟一臂，感且不朽！」無外沉吟道：「弟出外已久，歸心如箭，明早即行，不能相送，奈何？」素臣惘然若失。衛士道：「匡爺有如此本領，還要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怎自己的好朋友，反忍袖手旁觀？」無外道：「文爺哄你哩！他便是天生神勇，我把什麼比他？要我去何用，還墊不來刀頭哩！」素臣道：「吾兄怎如此說？日京、成之那等武藝，還不及吾兄；只是不肯援手罷了！」無外冷笑道：「竟算是弟不肯援手罷了！親者無失其為親，故者無失其為故，素兄肯與弟痛飲聚闊否？」素臣笑道：「吾兄將以弟為何人，弟豈有芥蒂乎？」無外大喜，叫匡義去沽酒。眾人便訕仙的都散去了。

素臣暗想：「無外不去，亦是正理，朋友不許友以死；父母在之說，原是漢儒附會。我此去凶多吉少，不宜再累及朋友！」於是歡然暢飲，談及性空之事。無外忙在素臣腰間拔出刀來，就燈下細看，贊不絕口道：「弟非烈士，性愛刀劍，不惜重價，多方購求，未有如此刀者；即現佩之寶白虹，亦當臥於地下，讓此刀置身百尺樓上耳！古稱龍泉、太阿，焉知非即此物？此由天賜，非人力可相授受，斬賊之膽已落，亡無日矣！當為吾兄滿賀三爵！」素臣心愛寶刀，聞言大喜，接過無外之刀，比看了一會，說道：「寶白虹精液光芒，不可逼視，久矣名重三吳，何至臥之於地，亦不過上下床之別耳！」說罷，收刀。拿起巨觥，與無外對飲三杯，快樂無比。因想起寄書，向無外索取紙筆。無外沉吟道：「也罷，少不得要回家去。」因喚匡義收過杯盤，擺列文房。素臣除請安外，將出京後事情略寫一二，惟屬田氏孝事老姑，保重身孕；因有神龍見首之說在心，結末便安上數語，說是：遼東荒絕，道路險；既結怨於朝廷，必甘心於婁度。竊惟神龍見首之義，思服靈蛇脫骨之丹；則委蛇人間，無爭於世；放形天外，適遂其生。勿以道路傳聞，信三言之市虎；倘欲室家完聚，待一日之潛龍！云云。

二人直講到天明，然後分手。素臣上馬，走不幾里，只見兩匹馬在後，出著轡頭，如飛而來；素臣按刀勒馬而待。那馬上兩個大漢，有瘦小的，背著黃包，帶著眼紗，更不回頭，一直跑過去了。又走了幾里，前後鈴聲響處，跑下一二十匹高頭駿馬。素臣帶轉馬頭，見馬上都是彪形大漢，有瘦小的，卻甚是精靈透脫，都穿著緊身扣襖，布搭束腰，腰間掛一把刀，懸一壺箭，手裡挽一張弓，把素臣等一行人估量而過。走不多路，後面塵頭起處，又跑下二三十個大漢，各帶器械，有幾個吹著海螺，合窩峰的飛擁過去。解官、衛士、兵役人等，一齊叫苦道：「文爺，這光景不妙，如何是好？」素臣道：「我也知道，卻是沒法，且到前面再處。」眾人懷著鬼胎，捱排行去，到了高林驛打尖，便要住下。素臣道：「日色正午，怎便歇得？再走下去看。」眾人只得再行走出村子，見前面塵土蔽天，仔細看時，卻是去的人馬。素臣道：「那不是頭裡見過的幾起嗎？我們不走，他們也就不走哩。」眾人愈加著慌。走了一二十里，只見對面一騎馬飛搶過來，搶至近身，勒馬而待。素臣看那人時，短小精悍，鼠目獐頭，候素臣一行人過完，揚鞭而去。又走有一二十里，只見道西灰沙起處，有一簇人馬，在那裡趕免擒獐。又走三五里，到一高崗之上，望見道東平窪之處，樹林之中，炊煙大起，直透入山嵐中去。素臣指點與眾人看過，催著趕路，要趕至東關驛住宿。眾人都道：「人倦馬乏，天色將夜，俺倒心膽俱碎！前麵店前中所不歇，再趕五十多里，前半夜又沒月亮，黑暗裡遇著歹人，死也不得明白哩！」素臣道：「就不得到，寧可在野路上宿，這中所是斷宿不得的！我們把馬慢慢行去，一到中所，便加鞭而走，任他店家苦拉，只是緊著鞭桿，大打將去，只要跑得脫，就有性命了！」眾人都道：「方才那些佈置，都在中所結穴；我們出其不意，搶了過去，他們就追來，已不能齊，亦且失其所恃了！我們若宿在中所，正如猛虎踏著窩弓，有個脫身的道理麼？」

眾人方才省悟，依計慢行，一進中所，便有許多店家，跑出街上，攔住馬頭，不放前進，嚷道：「日頭沒了，前去又沒宿頭，爺們還不下店？」衛士們提起鞭桿，倒轉樸刀一頓狠打，才打開來，走不多路，一個店裡跑出五七個大漢，齊把韁繩拉住，說道：「前邊沒店，歹人又多，爺們便打，也不放過去！」衛士們一齊擱打，都被劈手奪住，把馬平掀過來。素臣急把韁繩一提，在兵役手中搶過一條棍子，照著大漢手腕連打幾棍，齊叫：「啊唷！」放手不迭。衛士們加上幾鞭，如飛趕出村來，素臣在後押著。跑不上二三十里路，道東早擁出一隊人馬，攔住去路。素臣把馬一提，直衝上前。前面大聲唳哨，箭羽亂發，望素臣頭面直射將來。素臣拔出寶刀，一連幾格，紛紛落地。隨手發出鐵弩，當先幾個強人，叫聲：「啊呀！」都撞下馬。素臣蹣入隊裡，刀斲弩發，又傷了五七個。其餘一二十人，被素臣一攪，趕得四分八落，亂滾而散。

素臣招著衛士們，放開馬蹄，如流星趕月一般，一口氣就跑到三十餘里，天已大黑，迷路難行。素臣指著道西黑暗去處道：「我們往那裡去。」拍馬在前領路，行近一個大林，下馬走入，席地而坐。衛士喘息稍定，說道：「俺們魂也沒了！虧著文爺斗大的膽子，直鑽入箭林裡去，也沒見文爺怎的，那些賊人便都撞落馬來！瞧著這樣爽利，就有整萬人馬，也不夠文爺半個時辰砍斫哩！」素臣道：「休說這托大的話，不能者千個嫌少，能者一個便多，且是出其不意；若心定了，便是費手！如今且起些火來，待我擺佈。」眾人身邊帶有火種的，便四下抹些落葉敗草，生起火來。素臣定了方向，向各方抓些泥土，在林內布起先天八卦，令眾人俱在西方坎位上坐定，不許移動。走出林外，布起後天八卦，又在外一層，按著青龍等六神，布設六戊，在戊辰上領著生氣，直入後天千金，接向先天坎水。把馬都牽到落西係好，撥滅了火草，走到眾人脊上，按刀而坐。說道：「少刻賊人必追下來，切勿驚慌囂亂，任他逼近林外，只是安坐，不可出聲！」停了一會，只聽一片鈴聲，十幾匹馬跑將下來，馬上都手執火把，照得林中雪亮，眾人渾身發抖。接連又是一隊，也有十幾個人，十幾匹馬，打著火亮，飛跑而過。一連跑了三五起，又是一大隊，約有百十餘匹馬，擺著隊伍，慢慢的過去了。眾人心才略定，打了一會盹。忽然過去的重複跑轉，嘴裡說：「敢是上了天了？東關驛又沒個影

兒？」須臾，兩頭人馬往來馳驟，絡驛不絕，眾人重複嚇起，屏著氣，鼻子裡也不敢通一線風兒。

半夜將過，東方月出，照得林子裡玲瓏剔透，哨探的越發多了；那拴在林裡的馬匹，不住嘶鳴起來。眾人愈急，把膽子幾乎嚇破！忽見一隊人馬，在林邊道上勒住馬，說道：「記得這裡有座大林，怎昏澄澄的不見個影兒？莫不弄甚法兒，躲在這林子裡麼？」眾人面面相覷，酪子裡只叫的苦。有的道：「恐怕還在上面？」原說的那人便道：「你看，道東不是瓦子墩麼？這大林不是緊對著的？」只聽得眾人都發喊道：「不錯，咱們快去報來。」一陣風的往北去了。眾人心膽俱碎，急欲逃命。素臣喝道：「一步也動不得，出去便是送死！」眾人便不敢動。只見一隊一隊的人馬，齊齊整整，陸續而來；中間簇擁著一個金剛也似的長大漢子，一手執著棕拂，一手提著戒刀，頭帶氈笠，足穿戰靴，到林邊細細看了一遍，笑道：「不過是障眼法兒，孩子們大家動手！」後隊裡便擁出一彪人馬，各出火器，一齊施放，都是些火龍、火鳳、火鴉、火鳥、火炮、火箭、火線、火球，望林子裡，紛紛滾滾，直竄過來。其餘各隊，俱挽起雕弓，一聲吶喊，箭如飛蝗。唬得林子裡押解員役、衛士人等，口中牙齒捉對廝打，渾身抖戰，不搖自顫。

那知素臣等正坐坎宮，火為水制，金反生水，箭豈能傷？火焉得害？俱向六神方位之外，紛紛滾滾，拋落滿地，火燄薰天，連那些箭桿翎毛，燒得嗞嗞冒刺，且是熱鬧好看煞，強似元宵燈火，除夕鬆明。眾人搖舌驚詫，眼睜睜地看著素臣，疑鬼疑神，鷓突不定。氣得那長大漢子，暴跳如雷，呆看一會，唵哨一聲，收兵疾走，霎時去盡，不留一個。眾人大喜道：「文翁好法術也！明日放心前去，縱有千軍萬馬，何足懼哉！」素臣笑道：「我那有法術，不過五行生剋之理，靜以制動；且在昏夜，僥倖成功！明日須要出頭露面，腳踏實地而行；終不然，真是鬼怪可以隱形而過的哩！明日正近著寶音寺，那寺裡住持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其餘徒子法孫，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凶徒，合著京中差來的惡類，又湊著平沙荒漠，無法無天的所在，不比前幾日，行刺的人數不多，可以預備；更不比今日夜間，可以開生門，塞死戶，遁甲藏形，僥倖萬一！我們腹中饑餓，器械不全，又無盔甲，寡不敵眾，死多生少，怎還說這般放心的話？」眾人不聽猶可，一聽此言，不覺三魂失二，七魄走六，含著舌頭，同聲叫苦。素臣道：「你們不索喜歡，也不須苦楚，憑各人本事，聽我調度，衝得過去便罷，若衝不過去，你們便各自逃生；他所恨者，只我一人，到那至急之時，只要撇下了我，我東你西，我南你北，賊人專來拼我，你們便可脫身了！」衛士道：「俺們是脫身不得的；俺就跑脫，俺們的家小，也都是死；不如死在這裡，妻兒老小，還有個好過的日子！」解官道：「俺們都是奉上差遣，跑不脫的，也是拚著一死的了！」衛士道：「憑著文翁本領，饒是利害，敢還跑得過去；俺們都放膽壯些，不要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！俺這食門裡，還有幾塊豆腐乾子，一方臘肉，拿出來，請文翁充一充饑，明日好與賊人廝拼。」一個兵卒道：「昨日小的還藏得一卷薄餅，一向嚇昏了沒吃，也拿出來孝敬文翁。」解官道：「俺也還有些路菜哩。」於是各人搜索出來，共有三方臘肉，三卷薄餅，二三十塊腐乾，十五六個鹽蛋，一二十斤牛肉乾子，二三十斤炒麵，都放在素臣面前。素臣拔出小刀，切碎配搭，並炒麵分作十三分，道：「各人都餓，分不得彼此，一人吃一分可也。」頃刻吃完。

看那月亮，已是中天，光都淡了，東方也漸漸發亮。素臣把各方上泥土，收拾開去，解下馬匹，就著林內林外，咬些草根，一行人趕上大道。不一會，到了東關驛，眾人要打尖。素臣道：「寧可忍餓，休著他道兒，飲食內多分被賊人下了藥，吃了便都是死數！」幾句話，把眾人嚇住了，拍馬再走。走了幾里，那馬因餓得慌了，再走不上。素臣遠遠望見一堆柴草，說道：「好了，那不是救這些馬的命的麼？快趕到那裡買去。」那馬一似懂得說話，搖頭擺尾，直躡的往前去了。看看至近，素臣叫聲：「啊呀！」把馬勒住。後面的馬，早跑過幾匹，將草亂搶。素臣這馬十分要吃，因素臣神力所勒，不能上前，兩眼滴淚，哀鳴不已。素臣道：「畜生，我豈不知你餓？但草已下毒，食之即死，何苦為嘴傷生！」衛士們見素臣勒馬，不許食草，也便緊勒韁繩，卻不信有毒，問：「何以見得？」素臣道：「我只認此處住有人家，故欲向買；今見四面荒原，杳無人跡，此草從何而來？其為賊人所留，毒我馬匹可知！」眾人方才慌了，死力將馬打開。走不半里，那吃草之馬，已滾倒在地，不能活命了。衛士吐舌道：「文翁說飲食內下了毒，俺還不信；如今見出來，好不怕人！」眾人檢點，死了五匹馬，兩匹是馱行李的，三匹是騎馬。

素臣一行人，原是一員解官，一名跟役，四兵四快，兩個衛士，連素臣共一十三人；當即挑去三名老弱，令其分帶行李，在後慢行，俟素臣等衝過，再行趕上。其餘九人，捏著一把冷汗，跟著素臣前進。約莫走了二十餘里，只見塵頭起處，一彪軍馬擺開，截住去路。大叫：「文白快快下馬納命！」素臣將九人分作三隊，更不答話，先領一隊，衝入賊軍，吩咐：「各人緊跟馬尾，不許繼續，只施展器械，不許四顧賊勢。」素臣當先，右手揮刀，左手發弩，所到之處，無不披靡，刀過處人人落首，弩到處個個穿喉，從西而進，自東而出，如一條白練，霍霍地旋的人目不及瞬。剛到原處，又領著那一隊三人，自北而進，從南而出，轟雷掣電的，攪得賊人隊裡雪亂，這一出來，又殺了一二十個賊人。看那戴氈笠的大漢，多半是和尙，剃下頭來，光光的沒根兒頭髮。

素臣正待領著第二隊人進去，只聽得海螺吹響，轟天一聲大炮，四面接著無數的連珠小炮，背後及兩邊側肋裡，都有人馬殺來。東首一座小土崗上，一簇人馬，扯起一面大旗，對面人馬，紛紛的往兩邊八字分開，中間擁出一隊精兵，個個身長膀闊，馬壯人強。簇擁著一個和尚，一個道士；那和尚打扮，就是那伏虎降龍的羅漢，那道士裝束，就是那拿妖捉怪的天師；那和尚身披大紅錦袈裟，那道士身穿八卦九宮法服；那和尚光著一顆滾圓的肥頭，那道士搭著幾絛焦黃頭髮；那和尚右手執一根鑲鐵禪杖，左手明晃晃托一個紫金鉢盂，那道士右手仗一把鬆紋古劍，左手紅閃閃拿一個朱漆葫蘆；那和尚口中喃喃不絕，那道士嘴裡唸唸有詞；那和尚鉢盂內放出許多毒蟲猛獸，那道士葫蘆內冒出許多烈火寒沙。說時便運，那時卻快，齊向素臣等身上，張牙舞爪，鼓翅舒筋，趁著那沙威火燄，潑風也似的直捲過來。眾人魂不附體，走投無路。素臣大怒，揮退眾人，各逃生命；猛喝一聲，目光迸出，正氣發越，神威赫然，蟲獸煙沙，一件不能近身；魄把坐下之馬，嚇得屁滾尿流，爬伏不起！素臣拔刀在手，橫躍一丈，豎躍八尺，快疾如風，旋身如電，冷颼颼百道寒光，閃爍燦千條白練，就那寒沙烈火中，把那些毒蟲猛獸，攪得紛紛滾滾，如榆錢柳絮，墮落滿地，卻都是些柴心紙片剪剪而成的東西。素臣得勢直衝而入，當著的斬頭瀝血，帶著的斷體折股，殺得渾身血測，遍體朱殷。

和尚、道士忙又作法，把手一指，地下便成火坑，倏騰騰的截住素臣之足。素臣大笑：「此宋子賢之故智也！」直奔入坑，卻仍是平沙之地。和尚、道士沒處使法，收過葫蘆鉢盂，各仗手中兵器，飛撲而出，雙戰素臣。素臣無馬，仰面迎敵；這兩個釋道又是狠手，復有長槍大戟、冷箭暗彈從旁協助，只得虛掩一刀，假敗下來，側肋裡一個和尚，不知好歹，拍馬直出，一面刺一槍來。素臣隨手一拉，奪槍在手，和尚倒撞下馬。素臣在他背上，用腳一登，飛身上馬。那和尚口吐鮮血，肋骨盡斷，嗚呼死了。素臣轉身，正湊著和尚、道士，三匹馬丁字頭敵個正住。戰了一二十合，和尚、道士氣力不加，刺斜而走。

素臣不趕，正待衝出陣去，忽聽炮聲震天，梆子響處，千弩俱發，石彈齊飛，素臣舞刀遮隔，叮叮噹噹，迸得刀背刀刃火星爆發。急掣身望南，四下人勢齊往南運，強弓硬弩，手發鏢彈，如雨點般打來。素臣只得回身，望東落北，俱是如此。遠者槍挑，近者刀斲，雖也殺得十數個賊人，巨耐箭彈稠密，不能透出重圍。素臣暗思：賊人號令，全在小崗上那面大旗；我往西走，旗便西指；我往東走，旗便東招；崗側樹木叢雜，崗前土性不齊，必有陷坑，兼多埋伏；必得轉至崗後，方能斬將奪旗。因把馬勒住，定一定神，歇一歇力，四圍賊人雖故圍攔轉來，卻虛張聲勢，不敢十分逼近。素臣喘息稍定，出其不意，把馬一緊，飛奔崗上半邊東北角上，迎頭的被槍尖挑死了幾個，近身的被寶刀砍殺了好些，素臣使出渾身本事，遮攔架格，搖撥勾挑，滾滾風吹白雪，紛紛雨打梨花，可憐箭如羽墮，彈似球拋，休想到得身上，陣勢堪堪待破。那崗子上守旗賊人，見事決裂，忙揮埋伏的弓弩手，就近救援。這一陣狠射，把素臣又射退下去。四面的射手、彈手，亦如飛陸續而至。只聽崗上了鼓聲大震，那興妖的和尚，作怪的道士，領著幾十個劇賊，潑風般趕上，撒個栲栳圈兒，團團圍住，拚命死戰，口中大喊：「不殺文白不休！」四面賊人，漸裹漸緊，有進無退，誓死不生。素臣自辰至申，轉戰五時，勺水未沾，粒米未食，弩空槍折，馬乏人疲，那裡還支撐得住，暗暗叫苦！勉強掙扎，抖擻精神，指東擊西，指南擊北，橫衝直撞，側攔斜挑，殺得汗似油澆，氣如火發，雖又殺傷了幾個賊人，越攻越緊，焉能得脫！崗子上的鼓，越播得震天的響，夾著那喊殺之聲，真個天崩地塌！素臣見事危急，猛然用力提刀，沒頭沒腦，橫七豎八的亂

砍，殺得賊人心膽俱碎。無奈鼓聲更緊，箭彈愈密，素臣身上已著了幾枝弩箭，幾個彈丸。正在萬分危急，崗子上鼓聲頓絕，外圍忽解，大勢紛紛散開，兩條大漢，惡狠狠的直殺而入。正是：

拿雲手自空中落，破浪人從海外來。

總評：

素臣不奪門而發壁，最是急智；獨不料其邂逅無外也。飛來之峰，宵出之日，寧過於是？無外不從天外飛來，即向道中偶逢耳。是書全部無此等呆板出落之法。

無外從天外飛來，不特解員衛士謂其必助素臣，即讀者亦必為素臣加額。乃衛士進言，素臣力懇，而無外斷然不肯援手；此種變頭，豈復食煙火人夢想得到者？大奇大奇！

無外不肯援手，而素臣絕無芥蒂，此方是第一等人胸襟學問。以父母在，不許以死之言為漢儒附會，足刊千古之誤！必如素臣，始可與讀《戴記》。

無外趕不絕口更為寶刀加一倍聲色；必如此始無後竭之病。且下文即需此奏功，合與磨洗一番也。

無外如肯援手，何故辭絕？無外終不援手，作者何故忽扯入本文？是又驅人入疑陣也。迨眾人俱訕訕而散，素臣復以為正理，則無外之終不援手明矣。乃於素臣初懇時即下「沉吟」二字，於索紙筆作書時又下「沉吟」二字，曰「也罷」，曰「少不得要回」，則又將金針全度與人。既布七里霧，復作指南車；讀者著迷而作者快，讀者謎豁而作者愈快。人知讀奇書之快，而不知作奇書之快，聊以自娛悅，不堪持贈君。請為作者頌之。

陸續人馬，有更不回頭一直跑過者，有估量而過者，有飛擁過去者，有搶至近身揚鞭而去者，有趕免擁擠者，有但見炊煙者；如生馬長蛇不可擒捕，如五花八門不可呆著，真是奇觀！

不宿中所，最是上著。道載一隊，乃攔截脫逃之用，不謂反見頭陣也。後文不食草，皆見素臣心靈機敏。稍一呆鈍，便無生理矣。吁！可畏哉！

遁甲本有其術，素臣是否得傳，未易推測；但據落落寫來，便若實有其理，實有其事。實奏其效者，豈非奇文？

林中眾人吃嚇，一層進一層，一步險一步；而大漢氣得暴跳如雷，自必另有法制；乃忽收兵疾走，霎時去盡，不留一個；尤屬神鬼於文者矣！

九子分作三隊，似仿垓下之戰而已；領第三隊，即擁出精兵，平空截斷。另換一副筆墨，並不是舊本新翻也。妙妙！

妖法幻術，自古有之，總緣人心有邪，信之畏之，方能為害。番僧咒人立死，衛士信畏，故效傳奕；不信畏，故不效；此其驗也。史載宋子賢於官兵捕捉時急作妖法，滿地皆成火坑，烈燄難犯。主兵者雲：「此地向無火坑，必係幻術。」策馬竟進，則皆復平地矣。不信不畏，故其法立破，況素臣之心正無邪，如赤日中天者乎？然則素臣之遁甲亦火坑之類，彼僧道等惟心有邪，信之畏之，故不能破耳。素臣雲：「僥倖成功，明日須要出頭露面，腳踏實地而行。」旨哉言乎！可以知遁甲之說矣。

或問素臣既信遁甲之幻術，身行其法，則心有邪矣，何以能破兩門之法？曰：素臣特知其術，而非信之也。禍且不測，行權以濟，非邪心也。